

古籍中的琼州日常

器物

丘濬在《南溟奇甸赋》中热情洋溢地历数海南的珍奇物产：燃烧可以通神明的沉香、无须雕刻便呈现自然文理的黄花梨、一物数用的椰制品、巧夺天工的黎锦……不胜枚举。无论是“自然之器具”还是“灿然之文绣”，它们或被奉为仙品、或随性亲民，它们载于史册、方志、笔记，存于世人的追捧和想象中，也活跃在海南人真真切切的日常生活里。

# 琼州器物惊艳时光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微

## 最自然：海南香品

过去，琼岛东部、北部在年节交替之际，有祭神拜祖焚熏沉香的习俗。人们将沉香木扔在火盆中，从本年除夕烧至次年年初，取香火不断的好兆头。

海南香品名目颇多，分类方法不一而同。按明正德《琼台志》记载：“香，生黎山者品有四：曰沉香，曰蓬菜，曰脱落，曰黄熟。”海南其他州县还有白木香、土檀香、龙骨香、土降真香、鸡虱香、鸡骨香、海漆香等品种。其中，沉香等油脂密度大的香类适用于熏焚，黄熟香等油脂密度小的香类更宜入药。

沉香自古被奉为“万香之首”。宋代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记载：“沉水香，上品出海南黎峒。”并赞叹万安山（今万宁）因“钟朝阳之气”，所产沉香尤为蕴藉丰美。海岛东部的沉香寸香寸金、冠绝天下不假，但与其说是此处佳木首先获得上天赋予的朝阳之气，倒不如说其卓绝品质取决于海岛东部“台风走廊”的气候条件。沉香是白木香树受伤后结成的树脂，其形成过程漫长又偶然。结香时间足够长，油脂密度足够大，才能形成入水即沉的上品沉香。虽宋代就有人工干预结香的记载，但自然结香因其艰难漫长而品质更佳。海南岛受东南季风影响明显，东湿西干，北纬18°-20°的温润气候适宜白木香树的生长，而季节性的台风对东部地区的侵袭更为频繁。台风骤雨的摧折、雷鸣电闪的劈砍、虫蛀菌染的破坏反倒成了香树结香的机缘。这或比蚌贝生珠的孕育更惨烈，恰似一场劫后重生的隐忍涅槃。

海南沉香素来为世人所重。1023年，北宋宰相丁谓被贬崖州，忘情于香岛，撰成《天香传》，对沉香推崇备至。稍后的宋代文豪黄庭坚、苏轼均是品香、用香的大师，对气味高雅、幽深甜凉的沉香尤为看重。黄庭坚的“深静香”“小宗香”等香方都以海南沉香为主料，有畅通气脉、舒缓安神的作用。1097年，“恨海棠无香”的生活达人苏轼被贬儋州。初至时颇沮丧，似乎望到了人生尽头：“今到海南，首当做棺，次当做墓。”继而却闻沉香而忘忧。他用沉香敬贺弟弟苏辙（其时被贬雷州）六十大寿，并随附《沉香山子赋》（1098）一篇，细述了海南沉香的色泽、材质、味道，誉其金坚玉润、鹤骨龙筋、膏液内足，约略是希望弟弟也能闻香而起妙思、生欢喜。

## 最文艺：琼州花梨

黄花梨学名降香黄檀，与紫檀木、鸡翅木、铁力木并称中国古代四大名木。宋代赵汝适《诸蕃志》中记载：“土产沉香……花梨木……其货多出自黎峒。”黄花梨是海南特有的乔木树种，原产主要在海南岛的西部以及西南部海拔400米以下的平原或者丘陵地区。如今若在琼北看到一种单株都被钢筋或砖岩护卫起来的树，应该就是它了。为了防止盗砍盗伐，有些地方甚至专门为其装上了视频监控。

清代屈大均《广东新语·木语》中记载：“海南文木，有曰花榈者，色紫红微香。其纹有鬼面者可爱，以多如狸斑，又名花狸。老者文拳曲，嫩者文直。其节花圆晕如钱，大小相错，坚理密致，价尤重。”黄花梨黄中透红、质地细密、纹理瑰丽。植株生长15年方结心材（心材即木材横切面靠近髓心部分，由边材演化而成），成材则



《清代黎族风物图》一书描绘的黎族先民的渡水工具——竹筏和葫芦。

陈耿 翻拍

要数百年之久。其生长期间，台风侵袭、岩石挤压造成枝干扭曲、枝杈受伤，会形成俏皮可爱的鬼脸纹、诗情画意的山水纹、变化无端的瘤疤纹等。由花梨做成的器物文玩历来受到文人雅士的喜爱，如手串、笔筒、书画箱、随形摆件等。

唐代陈藏器的《本草拾遗》称：“花榈出安南及海南，用作床几。似紫檀而色赤，性坚好。”明代被称为“木匠皇帝”的明熹宗朱由校尤其钟爱黄花梨。他将大道至简的精神注入榫卯中，将花梨家具华美绚烂又不事张扬的美感表现得淋漓尽致。黄花梨用于家具高贵亮丽、沉稳大气，不仅是明式家具的代表作，更成为中国古典家具美的典范。如明代花梨圈椅，不仅承载了中国古人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和方圆结合的审美观，更以花梨的稳定致密和变幻多姿显示出一种稳健、圆融、和谐的价值理念，成为国人的气质象征和精神寄托。黄花梨木性坚韧稳定，加之花梨油含量高，可防虫驱蠹，据传可千年不腐。慈禧陵便以之作为梁枋建材，那种奢靡华丽可谓世所罕有。

若不忘初心，或许更能接近花梨的灵魂。海南人将花梨木带有棕红色的茎木心材加水研磨，外敷止痛止血，称之为“花梨格”或“降香格”。又因其质地坚硬细致、耐湿耐浸，身居海南腹地的黎、苗族曾将花梨原木刨制、雕凿成各种独木器。仅就海南省博物馆黄花梨陈列馆所展出的物件，就有木桶、木臼、木勺、饭铲、酒杯、茶杯、筷子笼等日常生活用具，牛轭（防止牲畜走脱的颈箍）、打绳刀（黎族纺织工具腰机的构件）等生产用具，唢呐、二胡、牛铃等传统乐器，锯、刨、钻、尺、墨斗等木工工具套装，另有牌九、戥盒、儿童玩具车等妙趣小物，简朴自然，在木质的温润与敦厚中，仿佛昭示了生命的顽强不息。

## 最海派：琼式手作

明正德《琼台志·卷九》“器物属”以及“工作属”记载，海南有椰冠、酒榼等椰器，盘、盂、箱、桌等藤器，鸛鹑杓、鸛鹑杯等贝雕；苏轼为苏辙贺寿而制作的黄子

木（枸杞木）拄杖等木雕……若按材质还可将各类手工技艺细分为银作、漆作、铜作、铁作、木作、皮作、雕作、藤作等。总体来说，海南以椰、贝、藤等天然材料为主的工艺手作，源远流长，技术纯熟。

椰子用途甚多，海南以椰为器历史悠久。《岭外代答·椰子木》称“其壳为瓢以灌溉，皮为帚以扫除，又为盎以植挂兰、挂竹，叶为席以坐卧。”更神奇的是，据传文昌铺前产一种个头很小的椰子，不仅可以做杯具，还有验毒的功效，因而唐代宰相李德裕出征时曾用玉带环佩戴一只椰杯在身上。宋代苏辙被贬雷州时记载：“过侄寄椰子冠。”（苏辙《栾城集》）苏过跨海遥寄以承载深情厚谊之物，即苏轼在儋州创制的一种轻便古朴的椰壳帽。

藤亦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。据清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记载，藤中可以做屋檐桁桷（屋上的横木和方椽）的称为泥藤；象筍竹一样粗大，可以驾牛的称为苦藤；稍小而性柔，可以编牛绳、船缆的称为括藤；可以磨砺器物的称为湿皮藤。更为精妙绝伦、体现出海南人民心灵手巧的藤编制品还有：万州出产的衣篓、腰篓、箩筐、藤帽等藤器，琼州“其色殷红，莹而不垢”的红藤簪以及纹理比锦绮更细的五色藤盒，澄迈“染茜为饰，岁久愈滑”的黄村席，黎人使用的黎兜鍪、弓弦、刀靶缠束物等。（《桂海虞衡志》）《岭表录异》还记载了一种野鹿藤，琼州百姓将其做成藤线后“挑纹为花药鱼鸟之状”，样式精美，可上缴官府充当赋税。

这些器物记录了历史，也是海岛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然而若不念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则如伐根而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。明代顾起元《客座赘语·海忠介公》中记载了一件海瑞轶事。海瑞任南京右都御史时，家中用的都是粗布，贫寒得如穷书生一般，简朴风范令人肃然起敬。一次，海瑞到一位孝廉家办事，那位孝廉忌憚海瑞清廉，便把客厅中的贵重物品撤下，专门找了张破椅子招待他，真是狼狈万状、荒唐无端。可见器物虽好，理应取之有道，用之有节，坦荡自然，方不算辜负。■



椰雕是海南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罗林涛 摄